



外国文艺理论丛书

柏拉图

文艺对话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外国文艺理论丛书

柏拉图

# 文艺对话集

朱光潜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文艺对话集/(古希腊)柏拉图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 
1997.12 重印

(外国文艺理论丛书)

ISBN 7-02-002505-6

I. 文… I. 柏… III. 文艺理论 IV. I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9306 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21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2

196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

印数 55181—65180

定价 14.00 元

## 目 次\*

伊安篇.....	1
——論詩的灵感	
理想国 (卷二至卷三).....	21
——統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	
理想国 (卷十).....	5
——詩人的罪状	
斐德若篇.....	90
——論修辞术	
大希庇阿斯篇.....	178
——論 美	
会飲篇.....	211
——論爱美与哲学修养	
斐利布斯篇.....	293
——論 美 感	
法律篇.....	300
——論文艺教育	
題解.....	315
譯后記.....	333
——柏拉图的美学思想	
人名索引.....	367

- 
- 各篇次第略依性质,不依写作年代;副标题是譯者所加,每篇的題解也是譯者撰写的。

# 伊 安 篇

——哈特的灵感

对话人：苏格拉底

伊 安

- 苏 伊安，欢迎你。你从哪里来？从你的家乡以弗所<sup>①</sup>吗？
- 伊 不是，苏格拉底。我从厄庇道洛斯<sup>②</sup>来。那里举行埃斯庫勒普神的祭典，我参加了。
- 苏 厄庇道洛斯人在祭典中举行了誦詩竞赛来纪念医神吗？
- 伊 是，不只誦詩，还有各种文艺竞赛哩。
- 苏 你参加了竞赛吗？结果怎样？
- 伊 哈，我全得了头奖，苏格拉底。
- 苏 好极了！我希望你参加我们的雅典娜神的祭典<sup>③</sup>，也得到同样的成功。
- 伊 若是老天保佑，我也一定成功。

① 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。在柏拉图时代，它还受雅典统治。

② 厄庇道洛斯是希腊南部薩若尼克海灣（今埃吉納灣）上一个镇市，有医神埃斯庫勒普的庙，他的祭典很隆重，在夏天举行，每四年一次。

③ 雅典娜是雅典的护卫神，传说她是宙斯的女儿，智勇兼全。她的祭典是雅典人的大事，每年举行时全国人参加，有戏剧及各种技艺的竞赛。

苏 我时常羡慕你们誦詩人的这一行业，伊安。因为要做你们的这一行业，就得穿漂亮衣服，尽量打扮得漂亮。而且你们不得不时常接触到許多偉大詩人，尤其是荷馬。荷馬真是一位最偉大，最神圣的詩人，你不但要熟讀他的辞句，而且还要彻底了解他的思想；这真值得羡慕！因为誦詩人要把詩人的意思說出来，让听众了解，要让人家了解，自己就得先了解；所以一个人若是不了解詩人的意思，就不能做一个誦詩人。这了解和解說的本領都是很值得羡慕的。

伊 你說的对，苏格拉底。就我来说，我在頌詩技艺上就費过很多的心力啦。談到解說荷馬，我敢說誰也赶不上我。兰普薩庫人墨特洛德也好，塔索斯人斯忒辛布洛特<sup>①</sup>也好，格劳孔也好，無論是誰，都比不上我对荷馬有那样多的好見解。

苏 我听起很高兴，伊安。我知道你肯把你的那些好見解談給我听听。

伊 当然，苏格拉底，你也應該听我怎样凭艺术来美化荷馬，我敢說，凡是荷馬的信徒都得用金冠来酬劳我。

苏 下一回我再找机会听你朗誦荷馬，现在且只問你一个問題：你只会朗誦荷馬呢，还是对于赫西俄德和阿喀罗庫

---

① 这三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誦詩人。希腊人称呼人的习惯往往冠上“某某人的儿子”或“某某地方的人”。兰普薩庫是小亚細亚的一个重要城市，塔索斯是爱琴海北部的一个島。

斯<sup>①</sup>，也同样朗诵得好？

伊 我只会朗诵荷馬。我看这就很够啦。

苏 荷馬和赫西俄德在某些題材上是否說的相同呢？

伊 是，我看他們說的有許多相同。

苏 在这些相同的題材上，哪一个詩人的話你解說得比較好，荷馬的，还是赫西俄德的？

伊 若是他們說的相同，我对他們就能同样解說的好。

苏 在他們說的不相同的那些題材上怎样呢？比如說占卜，荷馬說过，赫西俄德也說过，是不是？

伊 是。

苏 假如要你和一位占卜家来解說这两位詩人說到占卜的話，無論他們說的同不同，誰解說的比較好呢？

伊 占卜家会解說的比較好。

苏 若是你就是一个占卜家，無論他們說的同不同，你也会對他們都一樣能解說吧？

伊 当然。

苏 你有本領解說荷馬，却没有本領解說赫西俄德或其他詩人，这是什么緣故？荷馬所用的題材和一般詩人所用的題材不是一样么？他所叙述的主要地不是战争么？他不是談人類关系——好人和坏人以及能人和无能人的关

① 希腊最大的詩人当然是荷馬，在古代和他齐名的是赫西俄德。他的《工作与日子》写一年四季的各种工作，掺杂一些实际生活的經驗教訓；《神譜》叙世界創始及諸神起源。阿喀罗庫斯是一位抒情詩人和諷刺詩人。

系——神与神的关系，神与人的关系，天上和地下有些什么事情发生，以及神和英雄们的由来么？荷馬所歌咏的不是这些题材么？

伊 你说的很对，苏格拉底。

苏 其他诗人所歌咏的不也正是这些题材么？

伊 不错，苏格拉底。但是他们的方式和荷馬的不同。

苏 你是说，荷馬的方式比其他诗人的要好些？

伊 好的多，不可比较。

苏 再请问一句，亲爱的伊安，如果有许多人在讨论算学，其中某一位说的最好，我们能不能判别出来？

伊 能。

苏 能判别谁说的好，也就能判别谁说的不好？

伊 是。

苏 这样人一定是一位算学家吧？

伊 不错。

苏 再说，如果有许多人在讨论食品的营养价值，其中某一位说的最好，一个人既能判别谁说的好，也就能判别谁说的坏，是不是？

伊 是，那是很显然的。

苏 这能一样判别好坏的人是谁呢？

伊 他是医生。

苏 那么，一般说来，无论讨论什么，只要题目相同，说话的人尽管多，一个人能判别谁说的好，也就能判别谁说的坏；



不能判別誰說的坏，也就不能判別誰說的好？

伊 当然。

苏 依你說，荷馬和其他詩人們——例如赫西俄德和阿喀羅庫斯——所用的題材都是一樣，不過方式有好坏之別，荷馬好些，其他詩人要坏些？

伊 我說過這樣的話，我說的話是對的。

苏 如果你能判別誰說的好，你也就能判別誰說的坏？

伊 显然是这样。

苏 那么，亲爱的伊安，我說伊安既會解說荷馬，也會解說其他詩人，而且會解說的一樣熟練，難道我說錯了嗎？因為這位伊安親自承認了兩點：一，只要題材相同，能判別好也就能判別坏；二，凡是詩人所用的題材都是一樣的。

伊 但是事實上人們談到其他詩人時，我都不能專心靜聽，要打瞌睡，簡直沒有什麼見解，可是一談到荷馬，我就馬上醒過來，專心致志地聽，意思也源源而來了。這是什麼緣故？

苏 朋友，那很容易解釋，很显然地，你解說荷馬，並非凭技艺<sup>①</sup>知識。如果你能凭技艺的規矩去解說荷馬，你也當

---

① Tekhne 一字通常譯為“藝術”，指文學音樂圖畫之類，它的原義却較廣，凡是“人為”的不是“自然”或“天生”的都是 Tekhne。醫藥，耕種，騎射，木作，畜牧之類凡是可凭專門知識來學會的工作都叫做 Tekhne。在柏拉圖的著作里，就其為 Tekhne 來說，做詩與做桌子做鞋是同屬一類的。所以這字譯為“技藝”較合當時的用法。近代把“藝術”和“技藝”分開，強分尊卑，是一個不很健康的看法。

然就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其他诗人，因为既然是诗，就有它的共同一致性。

伊 你说的对。

苏 其他技艺也是一样，一个人把一种技艺看成一个有共同一致性的东西，就会对它同样判别好坏。伊安，我这话是否要加解释？

伊 我望你解释，苏格拉底，听你们哲人们谈话对我是一件乐事。

苏 哲人不是我，是你们，伊安，是你们诵诗人，演戏人，和你们所诵所演的作家们；我只是一个平常人，只会说老实话。你看我刚才说的话是多么平凡，谁也会懂，我说的是：如果一个人把一种技艺当作全体来看，判别好和判别坏就是一回事。你看这话多平凡！举例来说，图画是不是一种有共同一致性的技艺？

伊 它是的。

苏 画家也有好坏之别吧？

伊 也有。

苏 你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没有？他只长于判别阿格劳芬的儿子波吕格诺特<sup>①</sup>的好坏，不会判别其他画家的好坏；让他看其他画家的作品，他就要打瞌睡，茫然无见解，可是要他批判波吕格诺特（或是任意举一个画家的名字），他就

---

① 波吕格诺特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大画家。

醒过来，专心致志，意思源源而来。

伊 我倒沒有遇見過这样一个人。

苏 再說雕刻，你遇見過这样一个人沒有？他只长于鑑定墨提安的儿子代达罗斯，潘諾普斯的儿子厄庇俄斯，薩摩人忒俄多洛斯<sup>①</sup>之类雕刻家的优点；可是拿其他雕刻家的作品給他看，他就要打瞌睡，茫然无話可說。

伊 我从来也沒有見過这样人。

苏 我想在笛师，琴师，竖琴歌人和誦詩人之中，你也沒有遇見過一个人，只会批評奥林普斯，塔密里斯，俄耳甫斯或伊塔刻的誦詩人斐繆斯<sup>②</sup>，可是談到以弗所的誦詩人伊安先生，他就簡直不能判別好坏。

伊 我不能否认，苏格拉底。可是我自觉解說荷馬比誰都强，可說的意思也比誰都要多，輿論也是这样看。对于其他詩人，我就不能解說得那样好。請問这是什么緣故？

苏 这緣故我懂得，伊安，让我来告訴你。你这副长于解說荷馬的本領并不是一种技艺，而是一种灵感，象我已經說过的。有一种神力在驅遣你，象欧里庇得斯所說的磁石，就是一般人所謂“赫刺克勒斯石”<sup>③</sup>。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，而且把吸引力傳給那些铁环，使它們也象磁石一

① 代达罗斯在希腊原文中本义为“精巧的艺人”，他是傳說中的雕刻家的祖師。以下两人都是雕刻家。

② 这几个人都是希腊的音乐家或詩人，都是傳說中的。

③ 欧里庇得斯是希腊的第三个大悲剧家。“赫刺克勒斯石”就是吸铁石。參看第190頁注一。

样，能吸引其他铁环。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，挂成一条长锁链，这些全从一块磁石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。诗神就象这块磁石，她首先给人灵感，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递传给旁人，让旁人接上他们，悬成一条锁链。凡是高明的诗人，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，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，有神力凭附着。科里班特巫师们<sup>①</sup>在舞蹈时，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；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。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，就感到酒神的狂欢，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，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，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，这是她们在神智清醒时不能做的事。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象这样，他们自己也说他们象酿蜜，飞到诗神的园里，从流蜜的泉源吸取精英，来酿成他们的诗歌。他们这番话是不错的，因为诗人是一种轻盈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，不得到灵感，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，就没有能力创造，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。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，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，象你自己解说荷马那样，并非凭技艺的规矩，而是依诗神的驱遣。因为诗人制作都是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，他们各随所长，专做某一类诗，例如激昂的酒神歌，颂神诗，合唱歌，史诗，或短长格诗<sup>②</sup>，长于某一种体裁的

① 科里班特巫师们掌酒神祭，祭时击鼓狂舞。

② 这些都是希腊诗的各种体裁，短长格以先短后长成晋步，常用于诗剧。

不一定长于他种体裁。假如詩人可以凭技艺的規矩去制作，这种情形就不会有，他就会遇到任何題目都一样能做。神对于詩人們象对于占卜家和預言家一样，夺去他們的平常理智，用他們作代言人，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，詩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說出那些珍貴的辭句，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說話。卡尔喀斯人廷尼科斯<sup>①</sup>是一个著例，可以证明我的話。他平生只写了一首著名的《謝神歌》，那是人人歌唱的，此外就不曾写过什么值得記憶的作品。这首《謝神歌》倒真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詩，不愧为“詩神的作品”，象他自己称呼它的。神好象用这个实例来告訴我們，讓我們不用怀疑，这类优美的詩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，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詔語；詩人只是神的代言人，由神凭附着。最平庸的詩人也有時唱出最美妙的詩歌，神不是有意借此教訓这个道理嗎？  
伊安，我的話对不对？

伊 对，苏格拉底，我觉得你对。你的話說服了我，我現在好象明白了大詩人們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。

苏 而你們誦詩人又是詩人的代言人？

伊 这也不錯。

苏 那么，你們是代言人的代言人？

伊 的确。

---

① 廷尼科斯不可考。]

苏 請你坦白答复一个问题：每逢你朗诵一些有名的段落——例如俄底修斯闖进他的宮庭，他的妻子的求婚者们認識了他，他把箭放下脚旁；<sup>①</sup>或是阿喀琉斯猛追赫克托<sup>②</sup>；或是安德洛馬刻，赫卡柏，普里阿摩斯諸人的悲痛<sup>③</sup>之类——当你朗诵那些段落而大受喝采的时候，你是否神智清醒呢？你是否失去自主，陷入迷狂，好象身临詩所說的境界，伊塔刻，特洛亚<sup>④</sup>，或是旁的地方？

伊 你說的頂对，苏格拉底，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，就滿眼是泪；在朗诵恐怖事迹时，就毛骨悚然，心也跳动。

苏 請問你，伊安，一个人身临祭典或欢宴場所，穿着美服，戴着金冠，并没有人要掠夺他的这些好东西，或是要伤害他，而他对着两万多待他友好的听众哭泣，或是渾身都表

---

① 故事見荷馬史詩《奧德賽》卷二十二。俄底修斯參加了希臘軍征特洛亚；二十年后回國時，許多人正坐在他家里向他妻子求婚，他突然喬裝歸家，用箭把他們射死。

② 故事見荷馬史詩《伊利亞特》卷二十二。特洛亚戰爭中，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是希臘和特洛亚兩方面最勇猛的英雄。阿喀琉斯因爭女俘事生氣，拒絕參戰。直到他的愛友帕特洛克斯被赫克托殺死，才肯出來為愛友報仇，打退了特洛亚軍，在特洛亚城下窮追赫克托繞城三匝，終於把他殺死。

③ 安德洛馬刻是赫克托的妻子，赫卡柏是他的母親，普里阿摩斯是他的父親。赫克托死后，安德洛馬刻，赫卡柏，普里阿摩斯悲慟欲絕。《伊利亞特》記此事，甚沉痛。

④ 伊塔刻是希臘的一小國，歸俄底修斯統治，就是俄底修斯射求婚者們的地方。特洛亚國在小亞細亞，荷馬所歌詠的特洛亚戰爭的場所。

現恐懼，他的神智是否清醒呢？

伊 我該說他的神智不清醒，苏格拉底。

苏 你对多数听众也产生这样效果，你明白么？

伊 我明白，因为我从台上望他們，望見在我朗誦时，他們的面孔上都表現哀怜，惊奇，严厉种种不同的神情。我不能不注意他們，因为在受报酬的时候，我如果不曾惹他們哭，自己就不能笑；如果惹了他們笑，自己就只得哭。

苏 听众是最后的一环，象我剛才所說的，这些环都从一块原始磁石得到力量；你們誦詩人和演戏人是些中間环，而詩人是最初的一环，你知道不？通过这些环，神驅遣人心朝神意要他們走的那个方向走，使人們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。此外还有一长串舞蹈者，和大小乐师們斜悬在由詩神吸引的那些环上。每个詩人都各依他的特性，悬在他所特屬的詩神身上，由那詩神凭附着——凭附和悬挂原来是一件事的两种說法。詩人是最初环，旁人都悬在这上面，有人从俄耳甫斯或繆賽俄斯<sup>①</sup>得到灵感，但是多数人是由荷馬凭附着，感发着，伊安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听人說到其他詩人的作品，你就打瞌睡，沒有話可說；但是听人說到荷馬的作品，你馬上就醒过来，意思源源而来，有許多話可說。这就是因为你解說荷馬，不是凭技艺知識，而是凭灵感或神灵凭附；正如巫师們听到凭附自己

① 俄耳甫斯是傳說中荷馬以前的希臘最大詩人。參看第7頁注二。繆賽俄斯是傳說中的古希臘詩人，據說是俄耳甫斯的學生。

的那种神所特别享用的乐调，就觉得很亲切，歌和舞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；遇见其他乐调，却好象听而不闻。你也是如此，伊安，一听到荷马，话就多的很；听到其他诗人，就无话可说。原因在你宣扬荷马，不是凭技艺而是凭神的灵感。这就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。

伊 答复的很好，苏格拉底。可是我还很怀疑你是否能说跟我，使我相信我在解说荷马时，神智不清醒，由神凭附着。若是你亲自听到我朗诵，你就不会这样想。

苏 我很愿意听，现在先请答复一个问题：你朗诵荷马，对哪些部分题材最拿手呢？当然不是全部吧？

伊 没有哪一部分题材不拿手，我敢说。

苏 荷马说的东西若是你不知道的，你也能朗诵的好吗？

伊 荷马说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？

苏 荷马不是常谈到各种技艺吗？例如驾御的技艺，可惜我记不得那段诗，否则我就背诵给你听。

伊 我记得，让我来背诵。

苏 请你背诵涅斯托<sup>①</sup>告诉他的儿子安提罗科斯，在纪念帕特洛克罗斯的赛车礼中，怎样当心转折那一段话。

伊 (背诵) 在那华美的马车里，轻轻地转向马左边靠着车，用刺棒敲右边马，呼喊一声，就放松缰子。到了目标的时候，让左边马靠近标石，让轮轴接触目标好象只擦到似

---

① 涅斯托是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中希腊方面的老谋臣。



当心不要碰着那石头。①

苏 够了，伊安，請問你，要評判这段詩是否妥貼，誰會做得比較好，一个御車人还是一个医生呢？

伊 当然是御車人。

苏 是不是因为御車是他的专行技艺？还是因为旁的理由？

伊 由于他的专行技艺，沒有旁的。

苏 每种技艺都必有它的特殊知識，我們能不能凭医生的技艺，去知道只有駕御的技艺所能使我們知道的？

伊 当然不能。

苏 我們也不能凭木匠的技艺，来知道医生的技艺吧？

伊 当然也不能。

苏 凡是技艺都如此。我們不能凭某一技艺来知道某另一技艺。再請問你：你是否承认各种技艺彼此不同？

伊 我承认它們不同。

苏 你的看法和我的一致：知識題材不同，技艺也就不同。

伊 不錯。

苏 对的，如果各种技艺都用同样知識題材，就不能說它們彼此不同。比如这是五个手指，我知道你也知道。你我知道这个事实不是都凭算学的知識嗎？

伊 是的。

苏 那么，請回答剛才那个問題：同样技艺必凭同样知識，另

① 見《伊利亚特》卷二十三。帕特洛克斯死后，阿喀琉斯替他举行大祭，其中有跑馬竞赛。